

# 流散与归属：古尔纳《来世》中的共同体想象

吉国杰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在《来世》中，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以精湛的笔触细腻地描绘了流散者的内心世界，生动地展示了他们如何借助对共同体的想象来维系与故乡的情感纽带，以及在全新环境中不懈追求归属感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小说中的共同体想象不仅承载了对过往共同记忆的缅怀，更寄托了对未来归属可能性的希冀，它在流散者的身份塑造和情感依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为文学领域中对共同体想象的理解增添新的维度，也为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流散现象提供了深刻的思考视角。

**【关键词】**古尔纳；《来世》；流散；归属；共同体想象

## 1 引言

在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图景中，流散与归属已然跃升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它们交织着个体的情感记忆与集体的文化想象。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这位东非文学的璀璨明星，以其对流散者经历的深刻剖析、精湛的叙事技巧以及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关于流散与归属的生动图景。其小说《来世》不仅延续了这一文学传统，更在探讨流散与归属的关系上赋予了新的深度和复杂性。

古尔纳的作品常常聚焦于移民、难民以及那些因历史与政治动荡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在他的小说中，时空中穿梭往来的碎片般的故事取代了传统的线性叙事，而这种断裂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那些处于错位、流散状态中的人物的生活状态。<sup>[1]</sup>在《来世》中，他特别关注了流散者在异国他乡如何构建并维系对共同体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如何与他们的归属感紧密相连。这部作品不仅是对流散者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也是对全球化时代日益普遍的流散现象的一种深刻反思。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该作品的研究已涉及殖民主题、身份认同、叙事策略及历史书写等多个层面，但从流散与共同体角度的探讨仍显不足。全球化背景下，流散现象日益普遍，越来越多的人因种种原因远离故土，成为异国他乡的漂泊者。他们如何新的环境中定位自我、构建并维系对共同体的想象，成为重要议题。古尔纳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洞察视角，对理解当代流散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小说中流散者的共同

体想象，探讨其与归属感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关注小说中流散者如何通过回忆、语言和文化符号构建共同体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如何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寄托。同时，我们也将思考这些流散者在面对困境时，如何调整或重构共同体想象，以寻求内心的安宁和归属。

## 2 流散与共同体想象的构建

在《来世》中，流散者的心理状态及其与共同体想象之间的关系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学内涵。小说通过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仅揭示了流散者内心的孤独、迷失与怀旧，更展现了他们如何通过记忆、语言和文化符号来构建和维系对共同体的想象，以此作为应对现实挑战的一种心理机制。

“唯有产生‘地理位置的徙移’之后，才面临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的个人或群体称为‘异邦流散者’”，<sup>[2]</sup>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伊利亚斯从东非去往德国，面临身份焦虑、边缘化体验以及文化混杂等流散问题，他是一位“异邦流散者”。当“流散者携带在母国习得的经验、习俗、语言、观念等文化因子来到一个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进程迥然相异的国度，必然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sup>[3]</sup>身处异国他乡，与故土的联系被时空所隔断，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和文化冲突的挑战，物理和心理上的双重距离加剧了他的孤独感。这种孤独和迷失不仅源于物理空间的位移，更在于心灵上的无所依托和归属感的缺失。怀旧则成为他们缓解孤独和迷失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和怀念，流散者在心灵上重新建立起与故土的联系。这些心理状态对流散者的共同体想象产生了

深远影响。孤独和迷失促使他们渴望找到一个能够寄托情感、认同身份的共同体；而怀旧则成为他们构建共同体想象的重要素材，通过回忆过去的共同生活和经历，他们在想象中重构了一个充满温暖和归属感的共同体，以此来慰藉现实中的孤独和迷失。

同时，流散者通过记忆、语言和文化符号来构建共同体想象。记忆书写和身份认同是古尔纳叙事中的重要元素，也是流散者重构过去共同生活的关键。战后哈姆扎回到儿时故乡为找不到幼时所居住的商店而苦恼与疑惑，他询问镇上的人们，最终在卡利法那里找到答案。虽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哈姆扎依旧坚强地寻回自我和重构自我。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悉心照顾家庭，在与他人共同建构伦理关系的过程中完善家庭记忆，并将个体记忆、家庭记忆纳入漫长的历史记忆中，最终重新构建起个人身份。语言则是他们表达和交流想象共同体的桥梁，通过讲述和分享过去的故事和经历，不仅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也进一步丰富了共同体想象的内容。文化符号则成为他们标识和认同共同体的象征，如小说中出现的传统服饰、食物和节日等，这些符号在陌生的环境中为流散者提供了彼此认同和联系的纽带。

面对流动的异国文化，伊利亚斯这类流散者生存矛盾的本质是个人经历的创伤与对异国文化的抗拒。而且他们长期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主动将生活环境改造成适合生存的舒适区。这类西方文化的“他者”通过回忆和旧物为自己建立起一个与家乡平行的空间，以取得精神的慰藉和生活平衡。<sup>[4]</sup>流散者通过想象共同体来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面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和文化冲突的挑战，这种想象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心灵上的慰藉和支持，也帮助他们在新环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 3 归属感的追寻与共同体的重构

在《来世》中，流散者不仅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更在深层次上体验着归属感的缺失。这种缺失并非仅仅源于物理空间的迁移，更多是由于文化、传统、价值观等方面的断裂。他们不仅要适应全新的生活方式，还要应对身份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使他们常常感到自己如同“局外人”。为了填补这种归属感的空白，他们开始追寻一种能够给予他们心灵慰藉的共同体。

殷企平教授指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他们在倡导/想象共同体时并不仅仅是把它看作一种形而上的概念，而是更多地把它看作一种文化实践”。<sup>[5]</sup>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进程中，当代流散文学创作聚焦于跨国移民、文化冲突、生态灾难、性别歧视等重要主题。古尔纳在《来世》中顺应了这一创作趋势，超越了民族渊源和地域空间的局限，呼吁拥抱文化杂交，寻求多元主体性的共同体形式。古尔纳的共同体建构过程，就是一种找寻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的文化实践。<sup>[6]</sup>小说中，主人公伊利亚斯身处旧身份非洲土著民和新身份德国移民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求生存空间。即便为德国军队效力，他依旧无法被德国社会所真正接纳，反而被排斥在主流生活之外，这使他深陷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在移居国，异邦流散者之前的身份统统失效，不得不进行身份重建。”<sup>[7]</sup>伊利亚斯到达德国后，将本名伊利亚斯(Ilyas)改为欧式名字埃利亚斯·埃森(Elias Essen)，这一行为便是他为重建身份所做的努力与尝试。

为寻找归属感，流散者们通过共同体想象来维系情感纽带，寻求心灵的寄托。回忆共同的过往经历，讲述家乡的故事，成为他们维系情感的重要手段。同时，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保持并传承文化传统，努力在新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种积极面对挑战和寻找新归属的精神，正是流散文学所希望传达的深层意义。

然而，在重构共同体的过程中，流散者也会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文化差异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此外，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穿梭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流散者可能会感到身份认同变得模糊不清，陷入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的困境，从而加剧孤独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为应对这些挑战，流散者需不断调整心态和行为方式，加强彼此间的了解和认同，同时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是他们在新环境中延续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关键。

《来世》深刻展现了流散者对归属感的追寻与共同体的重构过程，揭示了他们内心的挣扎与困惑。然而，正是这种对归属感的执着追求与共同体的重构努力，使得他们在流散生活中找到了新的意义与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人们只有携手共渡难关，重构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才能跨越种族鸿沟与文化隔阂，弥补心底的沟壑与伤痕。

#### 4 来世之愿：生命的延续与归属

《来世》并非围绕一个绝对主角展开，而是从哈利法到伊利亚斯、阿菲娅，再从哈姆扎到其子小伊利亚斯，故事线不断向前发展，这些人物分别作为叙事的核心依次出现。在这些人物中，哈姆扎占据了最多的篇幅。这不仅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呈现了20世纪初至六七十年代东非的政治图景和社会现状，以及德英角逐给本土人民带来的苦难，更因为他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和深化。正是哈姆扎的存在，将这些主角紧密串联，形成了故事的闭环。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交织，古尔纳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共同体想象。

在这个共同体想象中，“来世”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更是对生命、历史和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其一，阿菲娅的哥哥伊利亚斯参军入伍，再无音信。为了怀念哥哥，阿菲娅将她与哈姆扎的儿子命名为伊利亚斯，小伊利亚斯似乎是老伊利亚斯的“投胎转世”。非洲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也十分浓厚，但古尔纳的作品却是现实主义指向，几乎没有魔幻荒诞的情节出现。而在这部小说中，古尔纳在描述小伊利亚斯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怪病及其症状时，罕见运用了迷信、巫医、鬼魂附身等元素，这种魔幻性似乎可作为伊利亚斯的“来世”的注脚。其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小说的时间跨度有70余年左右，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沉重和悲郁的基调，有种“我这一辈子”的沧桑感。沧海桑田，时空变幻，年轻人不断老去，新生儿逐渐长大，他们的人生随着外部局势跌宕起伏，犹如经历一个又一个“来世”。“来生”传达出即使经历苦难，仍然从黑暗中重生的坚定信念。哈姆扎的心理创伤在阿菲娅的爱中逐渐愈合，他在黑人族群中找到了精神家园。<sup>[8]</sup>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小说跨越了数十年的时间轴，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流散与归属的主题始终贯穿其中，共同体想象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现实与理想的桥梁。通过这部小说，古尔纳不仅表达了对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注，更对东非历史、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 5 结语

古尔纳的个人生活经历使他倾向书写“归属、断裂、错位”，<sup>[9]</sup>“深入探究了那些不太走运的移民的经历，他们

由于经济、政治或情感原因移民，但却未能达到自己和家人对自己的期望”。<sup>[10]</sup>在《来世》中，古尔纳勾画的边缘人时刻处于不同文化力量的动态交流下，展示出文化夹缝下的张力。古尔纳不仅让人物走向“寻根”的结局，更重要的是书写出其身份重构的过程，探寻他们的生活走向与心灵救赎，为流散者个体在重建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想象中做出了乐观的尝试。

古尔纳的《来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探究流散与归属关系的独特视角。通过小说中的共同体想象，我们不仅看到了流散者对归属感的执着追寻，也感受到了他们在面对困境时所展现出的坚韧和勇气。这无疑对我们理解现实社会中的流散现象以及思考如何帮助流散者找到归属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张峰. 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的流散写作概观[J]. 外国文学动态, 2012 (03): 13-15.
- [2] [8] 朱振武. 非洲英语文学的源与流[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2019.
- [3] 朱振武, 袁俊卿. 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7): 135-158.
- [4] 朱振武, 游铭悦. 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最新诺奖作家古尔纳《最后的礼物》的创作旨归[J]. 山东外语教学, 2022, 43 (02): 71-82.
- [5] 殷企平. 西方文论关键词: 共同体[J]. 外国文学第2期, 2016 (02): 70-79.
- [6] 黄晖. 古尔纳《多蒂》中的伦理身份重构与共同体想象[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 (02): 46-54.
- [7] JANE, shilling. Afterlives By Gurnah: Entracing Story-telling and Exquisite Emotional Precision [N]. Evening Standard, 2020-09-10.
- [9] Mohan, A. & S. M. Datta. "Arriving at writing": A Conversation with Abdulrazak Gurnah [J]. Postcolonial Text, 2019(3&4):1-6.
- [10] Hand, F. Becoming Foreign: Tropes of Migrant Identity in Three Novels by Abdulrazak Gurnah [A]. In Jonathan P. A. Sell (ed.). Metaphor and Diaspora in Contemporary Writing [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39-58.